

青山七惠

从好天气到重口味

10月下旬,日本文学新锐青山七惠携《我的男友》中译本抵沪。这位芥川奖和川端康成奖双料得主,曾凭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等小说享誉文坛,拥有大量粉丝。而此次她坦言了写作经历、创作理念,并透露了最新动态——刚完成一本超级厚的小说。

■文|唐骋华 ■图|资料



Qing Shan Qi Hui
青山七惠

1983年出生于日本埼玉县熊谷市,毕业于筑波大学,曾摘得日本文坛最具分量的两个文学奖项——芥川奖和川端康成奖,被广为看好。代表作有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《碎片》《我的男友》等。

飞特族

中国作家路内对青山七惠有一句评价:“一个女作家能在30岁前拿到芥川奖,是蛮可怕的。”熟悉日本文坛的人,自然品得出此话的分量。

作为日本纯文学的代表奖项,芥川奖素来倾向于鼓励新秀,不过,青山七惠23岁就摘得桂冠也算相当年轻了,足以与大江健三郎、村上龙等前辈比肩。在女作家中,目前也只有金原瞳和绵矢莉莎获奖时比她还小。

青山七惠赖以打动评委的是其第二部作品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。说起来,这本小说故事平淡,也没有激烈的内心冲突,唯一的亮点是主人公有个另类癖好:喜欢拿别人的小东西,如一块橡皮、一根铅笔等,藏起来,偷偷欣赏。但此类癖好始终停留在主人公的个人习惯上,对情节推动并无作用。用日本文学研究者李征博士的话说,青山七惠的笔下充满了“琐碎的、细腻的生活小事”。而这,与日本文学的传统相勾连。

她的独特之处在于,描写了“飞特族”(Freeter)。所谓飞特族,指那些打零工的年轻人,钱挣够了,就辞职休息或外出旅游。据日本官方统计,从1996年到2004年飞特族直线上升,人数逾500万,年龄多在15至34岁之间。

由于和日本主流的工作观大相径庭,飞特族一兴起便引起广泛关注。尤其是,因收入不稳定,飞特族结婚生子的几率大幅下降,这挑动了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的日本社会的神经。

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刻画了飞特族的日常面貌,并展示了其迷惘、焦虑、自我的心理状态。这种心理源于何处呢?青山七惠告诉记者,他们那代人快乐的校园时光,“靠爸妈的钱,没什么可担心的。”而毕业后脱离象牙塔,需独自面对复杂的社会,难免滋生恐惧。“刚刚踏入成人社会时我自己就非常害怕,还带有不甘心的情绪。”

实际上,这正是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动人的地方。2007年,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中译本,飞特族引发了中国读者的强烈共鸣,以至于连续印刷十多次,销售超20万册。



重口味

青山七惠曾就读于筑波大学图书馆信息专业。筑波大学1973年创建,属“新型大学”,以基础及应用科学见长,也出过一些作家,如松村荣子、松本侑子、垣根凉介。2005年9月,她发表处女作《窗灯》,摘得第42届日本文艺奖。该奖有“芥川奖摇篮”之称。

不过她并没有直接迈入专职作家。毕业后,她到东京新宿的一家旅游公司任职。在日本及欧美,边工作边写作是常态,极端如卡佛,打了大半辈子零工。

2007年1月,她凭借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得到芥川奖,两年后《碎片》又摘得川端康成文学奖。评委们之所以青睐这位文坛新锐,据说是年轻作家热衷写手机小说、通俗爱情,将故事讲得风生水起。青山七惠的“清淡”则显示出对文学的虔诚及探索精神。

实际上青山七惠的作品也不长,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仅5万字。她说自己最喜欢英国作家艾伦·西利托的短篇小说《一幅渔船画》,“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,无论如何描述都言之不尽。我就是想尽量用简单的写法,简短的文章来展现那些微妙的感觉。”

当然她也在创新。译文社最新引进的《我的男友》达11万字,风格也不同。“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是初期作品,我只能写成那个样子,但是随着年龄增长,我的内心不断变化,作品也自然发生变化。我也有意识地尝试用新的文风、新的风格。”于是《我的男友》不仅加强了男性视角,注重情节的流畅,有些段落还被读者形容成“重口味”。

《我的男友》是3年前的作品,其后她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。但此次她告诉生活周刊记者,自己刚刚完成了一部厚达1000页的新小说。看来每一步,青山七惠都走得很踏实。

对话 Dialogue

Q=生活周刊
A=青山七惠

Q:从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到《我的男友》,写作风格有哪些变化?

A:如果说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有点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,镜头比较慢,那么《我的男友》就像法国电影导演特吕弗的作品,强调有速度的画面感。虽然创作的时候有些困苦,但我乐在其中。我大概出版了11册小说,《我的男友》是比较中意的,里面的二姐也比较像我。

Q:你的小说写的都是普通人,情节平淡甚至琐碎,为什么?

A:我确实经常写很细微的东西,因为我觉得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细微的,比如说细微的虚浮、细微的幸福等等。细微的东西叠加起来,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,所以,琐碎的细节其实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心状态,这是我想揭示的。

Q:我觉得你的小说离日常生活很近,也非常细腻,读起来有共鸣,不过因为细节多,有时候不懂你想表达什么。

A:因为工作关系我也会读很多日本作家写的书,有一些我觉得读懂了,有一些读来读去还是不懂,但就是想一直读下去。我的读者也有类似的情况,这种感觉是非常自然的,因为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我并不希望读者的感受跟我的完全一样。我觉得读书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顺其自然就好,也没必要挖掘更多的意义。

Q:你小说里的男性大都犹豫不决,这一点,不太像传统的日本男人。

A:首先,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身边的男性朋友就没有特别强势的,所以日本评论家也说,我小说里的男性都是风一吹就会倒的那种感觉(笑)。另外,我从小成长在一个女性比较多的家庭里,对女性的个性有很深的感触,写起来就会出彩。

Q:刚完成的小说有1000页,主题是什么?

A:可以说是人心的偏颇与崩坏吧。其实长短、轻重都不是问题,我是想创作凌驾于时间之上的、打动人心的作品。

Q:你怎么理解小说语言,什么样的小说语言是“坏”的,什么是“好”的?

A:生活本来的语言是鲜活的,但很多作者把它切碎、加工、添防腐剂,最后做了外部包装,失去了生动性。我不想传达加工好的语言,我要用最单纯的语言,把某一刹那连同彼时的味道、气氛都封存在字里行间。

Q:你最喜欢的日本作家是?

A:我受川端康成的影响蛮大的。他的文章是非常美丽,虽然写得并不难,就是中学生大概也能够读懂吧,但我觉得他的文学中存在着一种超越文章本身的东西。

Q:村上春树呢?

A:他当然是非常棒的作家,可很遗憾,我只读过他的三本书,而且是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。我感觉村上春树比较适合处于青春期的人的口味,所以我没有太强烈的感觉。